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手足情之深·情感卷

冯志远 编



西安出版社

ming jia qin qing san wen jing xuan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手足情之深·情感卷

冯志远 / 编

西安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 / 冯志远编 . — 西安 : 西安出版社 ,
1995 (2010.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80594 - 205 - 6

I. 名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183 号

名家亲情散文精选

手足情之深 · 情感卷

编 者: 冯志远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邮政编码: 710061

网 址: www.xa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40

字 数: 762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594 - 205 - 6

定 价: 238.00 元 (全 8 册)

△ 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

前言



亲情是与生俱来、恒久不变的一种情感，也是人世间最无私、最崇高的情感，更是人们渴求无偿付出的一种高尚品质。亲情散文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温馨作品，它的主要写作对象皆为自己的亲人。然而，由于长久相处，亲人之间就容易发生摩擦，或因误解而产生裂痕，这种天生而恒久的感情与亲人间的摩擦和裂痕，往往会造成很大张力。那么，处理亲情中的这种微妙张力就是亲情散文最容易感人的地方，也是这类散文最重要的特质。

散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，以善于描述“作者心灵的歌声”和抒发内心的情感见长，因此，作者可以借助想象与联想，由此及彼，由浅入深，由实而虚地依次写来，融情于景、寄情于事、寓情于物、托物言志，充分表达真情实感，可以使读者充分领会更加深刻的道理。特别又是亲情散文更是如此，它所渗透的情感更加浓烈和赤诚，因此就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



为了使读者对这一题材的作品有一个系统了解，我们特别编辑了“名家亲情散文精选”，包括《悠悠寸草心·挚爱卷》《爱如山样重·深沉卷》《永远的慰藉·温馨卷》《手足情之深·情感卷》《心灵的港湾·隽永卷》《诉说无尽情·衷心卷》《深情报春晖·恩情卷》《两情久长时·浓情卷》等，精选了包括鲁迅、许地山、朱自清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戴望舒、夏丏尊、梁遇春、萧红、庐隐、石评梅以及卢梭、培根、罗素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狄克斯、契诃夫、聂鲁达等数十位中外著名作家的亲情散文，这些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情感真挚。作家们以真挚的感情写自己身边亲人的琐事，写自己对亲人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感，将叙事、描写、抒情、议论熔于一炉，委婉缠绵，真切感人，从而能产生感人肺腑的艺术感染力。

本书所选作家都以自己特有的直觉，表达了我们在生活和生命中随时能够感受到却无法表现的真情实感，并将他们的激情与柔情倾注于笔端，在有限的篇章里，浓缩了无限的情感，使内容更加艺术化和人性化，正是由于这样，使亲情散文具有独特的魅力，能够激发人强烈的阅读欲望。因此，这套亲情散文丛书不仅是广大读者朋友阅读和珍藏的最佳读物，也是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的良好版本。

目 录



弟 兄	● 鲁 迅 (1)
三 迁	● 许地山 (14)
爱底痛苦	● 许地山 (16)
悼胞兄曼陀	● 郁达夫 (19)
美丽的姑娘	● 庐 隐 (22)
曼 丽	● 庐 隐 (24)
心灵之感受	● 瞿秋白 (37)
我的三个弟弟	● 冰 心 (41)
我的表兄们	● 冰 心 (52)
六一姊	● 冰 心 (55)
庄鸿的姊姊	● 冰 心 (63)
莫斯科河畔的孩子们	● 冰 心 (70)
小 苹	● 石评梅 (74)
小 玲	● 石评梅 (79)
漱 玉	● 石评梅 (85)
北南西东	● 缪崇群 (91)
曼青姑娘	● 缪崇群 (99)



凤子进城·····	● 缪崇群 (105)
菊英的出嫁·····	● 鲁彦 (109)
小六·····	● 萧红 (113)
王阿嫂的死·····	● 萧红 (118)
人生旅途·····	● 泰戈尔 (131)
话语·····	● 泰戈尔 (135)
生命与爱·····	● 托尔斯泰 (138)
十八岁以下的决定·····	● 戴尔·卡耐基 (144)
改变人生·····	● 戴尔·卡耐基 (147)
生命应该怎样才辉煌·····	● 弗兰克·盖德 (151)
女士，您富有吗？·····	● 汤姆 (153)

弟兄



鲁 迅

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，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。秦益堂捧着水烟筒咳得喘不过气来，大家也只得住口。久之，他抬起紫涨着的脸来了，还是气喘吁吁的，说：

“到昨天，他们又打起架来了，从堂屋一直打到门口。我怎么喝也喝不住。”他生着几根花白胡子的嘴唇还抖着。“老三说，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，应该自己赔出来……”

“你看，还是为钱，”张沛君就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，两眼在深眼眶里慈爱地闪烁。“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，岂不是横竖都一样？……”

“像你们的弟兄，那里有呢。”益堂说。

“我们就是不计较，彼此都一样。我们就将钱财两字不放在心上。这么一来，什么事也没有了。有谁家闹着要分的，我总是将我们的情形告诉他，劝他们不要计较。益翁也只要对令郎开导开导……”



“那~~~~里……” 益堂摇头说。

“这大概也怕不成。” 汪月生说，于是恭敬地看着沛君的眼，“像你们的弟兄，实在是少有的；我没有遇见过。你们简直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，这就不容易……”

“他们一直从堂屋打到大门口……” 益堂说。

“令弟仍然是忙？……” 月生问。

“还是一礼拜十八点钟功课，外加九十三本作文，简直忙不过来。这几天可是请假了，身热，大概是受了一点寒……”

“我看这倒该小心些，” 月生郑重地说。“今天的报上就说，现在时症流行……”

“什么时症呢？” 沛君吃惊了，赶忙地问。

“那我可说不清了。记得是什么热罢。”

沛君迈开步就奔向阅报室去。

“真是少有的，” 月生目送他飞奔出去之后，向着秦益堂赞叹着。“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。要是所有的弟兄都这样，家里那里还会闹乱子。我就学不来……”

“说是折在公债票上的钱不能开公账……” 益堂将纸煤子插在纸煤管子里，恨恨地说。

办公室中暂时的寂静，不久就被沛君的步声和叫听差的声音震破了。他仿佛已经有什么大难临头似的，说话有些口吃了，声音也发着抖。他叫听差打电话给普悌思普大夫，请他即刻到同兴公寓张沛君那里

去看病。

月生便知道他很着急，因为向来知道他虽然相信西医，而进款不多，平时也节省，现在却请的是这里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。于是迎了出去，只见他脸色青青的站在外面听听差打电话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报上说……说流行的是猩……猩红热。我我午后来局的时，靖甫就是满脸通红……已经出门了么？请……请他们打电话找，请他即刻来，同兴公寓，同兴公寓……”

他听听差打完电话，便奔进办公室，取了帽子。汪月生也代为着急，跟了进去。

“局长来时，请给我请假，说家里有病人，看医生……”他胡乱点着头，说。

“你去就是。局长也未必来。”月生说。

但是他似乎没有听到，已经奔出去了。

他到路上，已不再较量车价如平时一般，一看见一个稍微壮大，似乎能走的车夫，问过价钱，便一脚跨上车去，道，“好。只要给我快走！”

公寓却如平时一般，很平安，寂静；一个小伙计仍旧坐在门外拉胡琴。他走进他兄弟的卧室，觉得心跳得更利害，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，而且发喘。他伸手去一摸他的头，又热得炙手。

“不知道是什么病？不要紧罢？”靖甫问，眼里



发出忧疑的光，显系他自己也觉得不寻常了。

“不要紧的，……伤风罢了。”他支梧着回答说。

他平时是专爱破除迷信的，但此时却觉得靖甫的样子和说话都有些不祥，仿佛病人自己就有了什么豫感。这思想更使他不安，立即走出，轻轻地叫了伙计，使他打电话去问医院：可曾找到了普大夫？

“就是啦，就是啦。还没有找到。”伙计在电话口边说。

沛君不但坐不稳，这时连立也不稳了；但他在焦急中，却忽而碰着了一条生路：也许并不是猩红热。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，……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，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，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：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，他也许已经听到了……

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。

白问山却毫不介意，立刻戴起玳瑁边墨晶眼镜，同到靖甫的房里来。他诊过脉，在脸上端详一回，又翻开衣服看了胸部，便从从容容地告辞。沛君跟在后面，一直到他的房里。

他请沛君坐下，却是不开口。

“问山兄，舍弟究竟是……？”他忍不住发问了。

“红斑痧。你看他已经‘见点’了。”

“那么，不是猩红热？”沛君有些高兴起来。

“他们西医叫猩红热，我们中医叫红斑痧。”

这立刻使他手脚觉得发冷。



“可以医么？”他愁苦地问。

“可以。不过这也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。”

他已经糊涂得连自己也不知道怎样竟请白问山开了药方，从他房里走出；但当经过电话机旁的时候，却又记起普大夫来了。他仍然去问医院，答说已经找到了，可是很忙，怕去得晚，须待明天早晨也说不定的。然而他还叮嘱他要今天一定到。

他走进房去点起灯来看，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，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，眼睑也浮肿起来。他坐着，却似乎所坐的是针毡；在夜的渐就寂静中，在他的翘望中，每一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更使他听得分明，有时竟无端疑为普大夫的汽车，跳起来去迎接。但是他还未走到门口，那汽车却早经驶过去了；惘然地回身，经过院落时，见皓月已经西升，邻家的一株古槐，便投影地上，森森然更来加浓了他阴郁的心地。

突然一声乌鸦叫。这是他平日常常听到的；那古槐上就有三四个乌鸦窠。但他现在却吓得几乎站住了，心惊肉跳地轻轻地走进靖甫的房里时，见他闭了眼躺着，满脸仿佛都见得浮肿；但没有睡，大概是听到脚步声了，忽然张开眼来，那两道眼光在灯光中异样地凄怆地发闪。

“信么？”靖甫问。

“不，不。是我。”他吃惊，有些失措，吃吃地说，“是我。我想还是去请一个西医来，好得快一



点。他还没有来……”

靖甫不答话，合了眼。他坐在窗前的书桌旁边，一切都静寂，只听得病人的急促的呼吸声，和闹钟的札札地作响。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，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，听它渐近，渐近，大概正到门口，要停下了罢，可是立刻听出，驶过去了。这样的许多回，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：有如吹哨子的，有如击鼓的，有如放屁的，有如狗叫的，有如鸭叫的，有如牛吼的，有如母鸡惊啼的，有如呜咽的……他忽而怨愤自己：为什么早不留心，知道，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？

对面的寓客还没有回来，照例是看戏，或是打茶围去了。但夜却已经很深了，连汽车也逐渐地减少。强烈的银白色的月光，照得纸窗发白。

他在等待的厌倦里，身心的紧张慢慢地弛缓下来了，至于不再去留心那些汽笛。但凌乱的思绪，却又乘机而起；他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，而且是不可救的。那么，家计怎么支持呢，靠自己一个？虽然住在小城里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……自己的三个孩子，他的两个，养活尚且难，还能进学校去读书么？只给一两个读书呢，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，——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，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……

后事怎么办呢，连买棺木的款子也不够，怎么能够运回家，只好暂时寄顿在义庄里……



忽然远远地有一阵脚步声进来，立刻使他跳起来了，走出房去，却知道是对面的寓客。

“先帝爷，在白帝城……”

他一听到这低微高兴的吟声，便失望，愤怒，几乎要奔上去叱骂他。但他接着又看见伙计提着风雨灯，灯光中照出后面跟着的皮鞋，上面的微明里是一个高大的人，白脸孔，黑的络腮胡子。这正是普梯思。

他像是得了宝贝一般，飞跑上去，将他领入病人的房中。两人都站在床面前，他擎了洋灯，照着。

“先生，他发烧……” 沛君喘着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，起的？” 普梯思两手插在裤侧的袋子里，凝视着病人的脸，慢慢地问。

“前天。不，大……大大前天。”

普大夫不作声，略略按一按脉，又叫沛君擎高了洋灯，照着他在病人的脸上端详一回；又叫揭去被卧，解开衣服来给他看。看过之后，就伸出手指在肚子上去一摩。

“Measles……” 普梯思低声自言自语似的说。

“疹子么？” 他惊喜得声音也似乎发抖了。

“疹子。”

“就是疹子？……”

“疹子。”

“你原来没有出过疹子？……”

他高兴地刚在问靖甫时，普大夫已经走向书桌那



边去了，于是也只得跟过去。只见他将一只脚踏在椅子上，拉过桌上的一张信笺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段很短的铅笔，就桌上飏飏地写了几个难以看清的字，这就是药方。

“怕药房已经关了罢？”沛君接了方，问。

“明天不要紧。明天吃。”

“明天再看？……”

“不要再看了。酸的，辣的，太咸的，不要吃。热退了之后，拿小便，送到我的，医院里来，查一查，就是了。装在，干净的，玻璃瓶里；外面，写上名字。”

普大夫且说且走，一面接了一张五元的钞票塞入衣袋里，一径出去了。他送出去，看他上了车，开动了，然后转身，刚进店门，只听得背后 go go 的两声，他才知道普梯思的汽车的叫声原来是牛吼似的。但现在知道也没有什么用了，他想。

房子里连灯光也显得愉悦；沛君仿佛万事都已做讫，周围都很平安，心里倒是空空洞洞的模样。他将钱和药方交给跟着进来的伙计，叫他明天一早到美亚药房去买药，因为这药房是普大夫指定的，说惟独这一家的药品最可靠。

“东城的美亚药房！一定得到那里去。记住：美亚药房！”他跟在出去的伙计后面，说。

院子里满是月色，白得如银。“在白帝城”的邻人已经睡觉了，一切都很幽静。只有桌上的闹钟愉快



而平匀地札札地作响；虽然听到病人的呼吸，却是很调和。他坐下不多久，忽又高兴起来。

“你原来这么大了，竟还没有出过疹子？”他遇到了什么奇迹似的，惊奇地问。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你自己是不会记得的。须得问母亲才知道。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“母亲又不在这里。竟没有出过疹子。哈哈！”

沛君在床上醒来时，朝阳已从纸窗上射入，刺着他朦胧的眼睛。但他却不能即刻动弹，只觉得四肢无力，而且背上冷冰冰的还有许多汗，而且看见床前站着一个满脸流血的孩子，自己正要去打她。

但这景象一刹那间便消失了，他还是独自睡在自己的房里，没有一个别的人。他解下枕衣来拭去胸前和背上的冷汗，穿好衣服，走向靖甫的房里去时，只见“在白帝城”的邻人正在院子里漱口，可见时候已经很早了。

靖甫也醒着了，眼睁睁地躺在床上。

“今天怎样？”他立刻问。

“好些……”

“药还没有来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便在书桌旁坐下，正对着眠床；看靖甫的脸，已没有昨天那样通红了。但自己的头却还觉得昏昏



的，梦的断片，也同时闪闪烁烁地浮出：

——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，但却是一个死尸。他忙着收殓，独自背了一口棺材，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。地方仿佛是在家里，看见许多熟识的人们在旁边交口赞颂……

——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；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。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，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威权和极大的力。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常大了三四倍，铁铸似的，向荷生的脸上一掌批过去……

他因为这些梦迹的袭击，怕得想站起来，走出房外去，但终于没有动。也想将这些梦迹压下，忘却，但这些却像搅在水里的鹅毛一般，转了几个围，终于非浮上来不可：

——荷生满脸是血，哭着进来了。他跳在神堂上……那孩子后面还跟着一群相识和不相识的人。他知道他们是都来攻击他的……

——“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。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……”他听得自己这样说。

——荷生就在他身边，他又举起了手掌……

他忽而清醒了，觉得很疲劳，背上似乎还有些冷。靖甫静静地躺在对面，呼吸虽然急促，却是很调匀。桌上的闹钟似乎更用了大声札札地作响。

他旋转身子去，对了书桌，只见蒙着一层尘，再转脸去看纸窗，挂着的日历上，写着两个漆黑的隶